

如何理解中文語法——從功能詞說起

劉美君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學暨翻譯學系

摘要

人有個性，語言有語性。本文試圖從外語人士的角度來檢視中文語法，到底中文有什麼特殊之處？中文幾個重要卻難解的問題，如何能清楚地說明並落實在教學中？本文以功能語法學派所提出的「形意搭配」原理，來剖析語法形式所要表達的溝通功能，並透過中英文的比較，主張要把中文學通，必須了解中文獨特的形意搭配原則，並針對功能詞「的」、「得」和「很」字的用法提出一個基於形式搭配功能的新論點，有別於過去的研究論述。這些功能詞的用法雖多，但位置和形式只有一種，核心功能也只有一種。對語言學習者而言，中文功能詞的形意搭配是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了解功能詞的核心用法是將中文語法學通的第一步。

關鍵詞：功能語法學 中文功能詞 形意搭配 中文的語性 語法教學

1. 語法是什麼？

過去幾十年語言學在形式理論主導的前提下，對於語言學習似乎並沒有直接深刻的影響。Givón (1993 前言) 將這種現象歸因於語言學家對語法錯謬的認知。他說：語言學家們把語法當作自成一格的形式，創造了語言形式結構上的謎團，把語法視為一種沒有意涵、與溝通無關、且能獨立運作的機制，而研究這個機制的目的只是在於理論的建構。這使與語言學研究和語言相關的應用學科，包括學習或教學，都無關。他指出語言學家不該只是「創造語法來解釋語法」(Grammar that was about grammar)。那麼，語法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在華語教學上，中文語言學家是不是一樣正在創造一套語法來解釋已經存在的語法？除此之外，語言學還能多做些什麼？

1.1 語法必須具有意義

Givón (1993 前言) 直率有力地指出，語法是為了溝通而存在 (Grammar is for communication)：

- 每個人都必須理解語法，才能有效使用語言。
- 語法其實有道理可循，並非漫無邏輯。
- 語法標記語意，語法形式搭配清楚、有條理的語意內涵。

因此，不論就引申意或表面意而言，語法都必須「有道理」，讓人可以理解 (Grammar must make sense)。

同時，Sun (2012) 也強調，要提升中文的教學成效，語言學家的工作仍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語言分析才能使學習者對中文語法有系統性的理解。根據上述兩位學者所言，身為中文語言學者的使命就是要將中文語法的規律與意義整理清楚，使學生能夠理解中文的語性 (make sense of Chinese)。

1.2 從功能學派的角度看語法

要釐清中文的語法，必須先釐清語法的定義。功能語言學派對舊有的語法定義提出了批判，並重新定義何謂語法。Givón (1993:1) 開宗明義地指出：語法不是一套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則，不是一套為了製造合法語句而產生的形式規則，形式的背後都有溝通目的，因此語法是一套為了溝通而形成的標記原則，是說話者為了達成溝通目的所採用的對策。

語法有如交通號誌，在劉美君 (2012) 中提到：語法是一種標記系統，就是用「符號」來標記「意義」，就像交通號誌，每一個色彩或圖案都有一個意義。基於這樣的理論，語法的形式與溝通功能之間存在著相互搭配的關係，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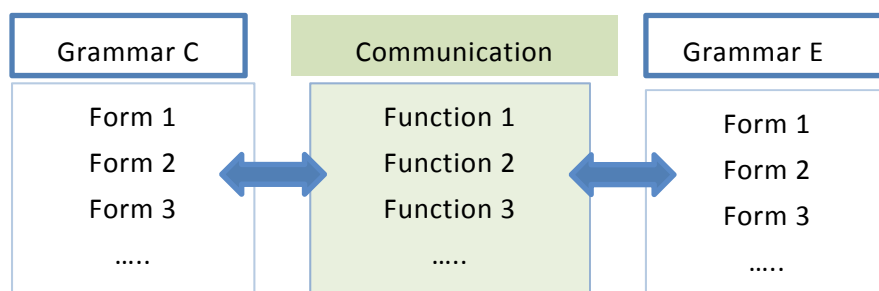


圖 1：同樣的功能在不同語言中搭配不同的形式

圖 1 表示同樣的溝通功能，在不同的語法系統中會搭配不同的形式。舉個例子，中文說：我「有」一棟房子，房子裡「有」四個人。兩句在中文都用「有」，但就其語意，前一句的「有」是表示「擁有歸屬」的關係，後一句的「有」則是表達「空間存在」的狀態。在英文中，這兩種不同的語意概念，必須用不同的動詞形式來呈現：

「擁有」：I have a house.

「存在」：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the house.

「存在」和「擁有」這兩個概念間有認知上的連結，因為擁有者和擁有物之間必然是共同存在的 (co-exist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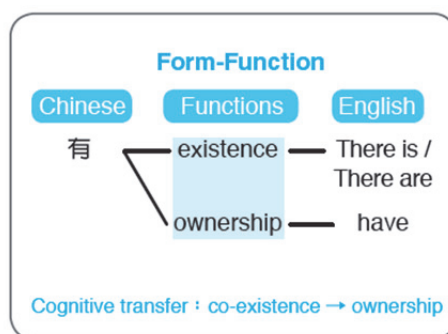


圖2：中英文形意搭配不同

上例簡單說明中英文在詞彙的形意搭配上，不盡相同。同理，中英文在詞組、與句式上的形意搭配也各有特色。

2. 中文語法有道理

2.1 主要課題

從功能語言學理論出發，中文語言學研究有下列幾項必須探究的議題：

- 中文的語性有何特別之處？
- 中文使用者在溝通上，通常採用什麼樣的策略來完成溝通？
- 中文裡形與意是用什麼方式來做搭配？
 - ✓ 中文會使用什麼樣的語法表面形式？
 - ✓ 這樣的形式所傳達的溝通功能是什麼？

簡言之，要了解中文的語法特性就是要找出中文使用者的共同策略，也就是在形意搭配上的特點。所謂的語性，就是呈現在形式與功能的搭配特性上 (the Chinese way of mapping form and function)：



圖 3：語性呈現在形式與功能的搭配特性上

因此中文的形意搭配究竟有何獨到之處？這是學中文最重要的課題。

2.2 中文的溝通策略有何獨特之處？

過去語言學者對中文的研究，已有許多重要的貢獻。首先，在中文句法結構的研究上，學者提出中文是可以省略主賓語的語言 (pro-drop)，相較於英文以句子為本的結構特徵 (sentence-oriented)，中文是「以言談為本」 (discourse-oriented; Huang 1984; Tsao 1979)。例如，我拿著一本書問你：

- (1) a. 問：讀過沒？ 答：讀過！
b. 問：喜歡嗎？ 答：喜歡！

情境中已知的主語（誰讀）、賓語（讀什麼）都沒說出來，但聽者都懂，因為中文允許「省略」，甚至主詞改變了，也一樣可以不用標記：

- (2) 來這的路上，我看見一隻小鳥，但是____一走近， ____就飛了。

究竟誰走近、誰飛，都沒說清楚，但是聽者都懂，因為上下文已提供足夠的提示，所以中文是一種可以「省」的語言！

中文為什麼可以省？這和其語法的另一特性有關，中文的句子強調主題 (topic)，而非主詞，因此根據 Li and Thompson (1976) 的分類，中文被歸類為主題為大、「主題顯著」的語言 (topic-prominent)。Tsao (1979, 1989) 也修正延伸這個概念，認為主題可以橫跨好幾個小句，中文的一個長句，可以有很多主語 (subject)，但都圍繞一個主題 (topic) 轉，因此提出主題鍊 (Topic Chain) 的概念。以下圖示可實際說明這種句式結構（劉美君 2012:20）：

【他的家】主題 房間很大，院子很漂亮，我們常常去。
【他的家】是句子的主題 (topic)，其後的小句都是圍著這個主題轉：[主題] 很大，[主題] 很漂亮，我們常去 [主題]。
一旦主題明確了，其後的小句中就不必重複出現，甚至各小句還可能有自己的主語 (subject)：
【他的家】主題 房子很大，院子很漂亮，浴室還有自然採光。
主語₁ 主語₂ 主語₃



圖 4：中文主題為大

另外, Tai (1985, 2003) 則提出圖示化 (Iconic) 的概念來解釋中文的詞序原則, 如中文大多遵守「時序原則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PTS)」, 例如:「他在廚房做飯」, 一定是先在廚房才能做飯。因此除非另外考量「顯著資訊原則 (Principle of Salient Information)」, 通常說話時先發生的先說, 後發生的後說¹。此外, Liu et al. (2012, to appear) 對中文移動動詞作了深入的分析, 發現移動動詞的連動式也是遵循路徑前進的自然方向, 呈現構詞與詞序上的自然順序:

- (3) a. 他由台灣經東京飛往美國。
b. 樹葉飄落下到水裡來。

進一步比較中英文的詞組結構與句式的組成, 會發現英文通常把重點放在前面 (Head-initial), 但中文傾向把重點或主要成分放在後面 (Head-final)。以下列出中英的對照, 在語法的每一個層次, 相較於英文的重點先說, 中文是重點後說, 語意重點大都較後出現:

(4) 中英重點先後的對照 (劉美君 2012:25):

| 中文—重點在後 | 英文—重點在前 |
|--------------------|--|
| 努力的[人] | [a person] who works hard |
| 我昨天買的[那本書] | [the book] that I bought yesterday |
| 小強比小安[高] | [John is taller] than Anne. |
| 昨天晚上 7 點[我去看電影] | [I went to see a movie] at 7 pm last night. |
| 他同學中的[三個人]參加熱舞社 | [Three] of his classmates joined the pop dance club. |
| 如果全球一起努力, [赤貧就會消失] | [Extreme poverty will disappear] if a global effort is undertaken. |

除了上述各項特點外, 中文還有一個比較容易被忽略的特點, 那就是在主題為大的前提下, 中文的子句間似乎並沒有主要和附屬之分 (main vs. subordinate)。劉美君 (2012) 指出英文之所以不能說 *Because..., so..., 或

¹ 感謝審查者提出例外的考量, 每個語言都有基本的語序偏好, 但也有基於語用對話和訊息流通考量的變化與例外。「他由台灣飛往美國, 中途經過東京就是一個」就是一個訊息重點的變化, 聚焦在有關「中途」的訊息, 這種句式仍然符合文中所引 Tai (1985) 的 Principle of Salient Information.

*Although..., but...是因為英文要求主從分明，主從有別，因果關係間一定要保持一個主要子句；如果兩個子句都加了附屬連接詞，就都變成了附屬子句，就沒有主要子句了²。但是中文可以說「因為我喜歡英文，所以我讀外文系」，「雖然我英文不好，但我想讀外文系」，前後兩句都可以加上了附屬連接詞，主從關係並不清楚。由此可知，中文的句子是圍著話題 (Topic) 轉，小句間並沒有嚴格的主從之分。綜合上述幾個特點，中文和英文的語法有著明顯的不同。

2.3 中文語法的「形式」是什麼？

在進一步剖析中文形意搭配的原則前，我們先來看看中文的語法到底有什麼？中文到底「利用」什麼樣的形式標記來表達語法功能？印歐語系中常見的詞形變化，如名詞單複數的詞尾標記，動詞第三人稱單數或時態的詞尾標記，並未出現在中文的語法上，中文語法大都使用詞彙本身和詞彙的排列來區分語意功能：詞彙可分為有實質語意內涵的實詞，和表示語法功能的虛詞；詞彙的排列順序則依詞組類型而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和原則；不同的句式也是以詞彙的組合和排列來區分的：

(5) 中文詞素分為基本的兩大類：

內容詞（實詞）：吃、飯

功能詞（虛詞）：吃 了／著／過 飯

(6) 中文詞素的排列順序

NP：美麗的花／他喜歡的花 → [MOD-的]N

VP：慢慢地走 → ADV-地 V

走得很慢 → V-得 ADV

走路走得很慢 → V N V-得 ADV

ASP：吃了／著／過飯 → V 了／著／過 N

吃了飯了 → V（了）N（了）

Serial V：他上樓睡覺 （*睡覺上樓）

他從台灣飛到美國 （*飛到美國從台灣）

他在銀行上班 （*他上班在銀行）

² 雖然英文的 but 和 so 還有其他用法，有時可作為副詞或對等連接詞使用，但在連接兩個子句時仍舊具有附屬連接詞的功用。

(7) 不同句式的詞彙組合及排列：

把字句：N 把 N V Comp

被字句：N 被 N V Comp

致使句：N 另／讓／使／叫 N V

知名語言學家 E. Traugott (p.c.) 也認為中文語法的主要內涵在於「構式」(Construction) 的建立；也就是形式與意義之間有直接的配搭關係。此處「構式」(Construction) 的意義是按照 Construction Grammar (Goldberg 1995) 的理論來定義的，也就是形式與意義之間有直接搭配關係的語言單位 (Pairing of form and meaning)，從詞彙到句式，若其意義不具完全的組合性，也無法藉由其他成分來預測，即為一形意搭配的構式。中文語法沒有詞彙形式的改變 (walk → walked)；只有詞彙的組合與排列關係 (array of words)。

2.4 中文語法研究現存的挑戰

學生在學中文時，最感困惑的語法問題，大多是功能詞的使用。中文的功能詞其實很有限，教學時常常被問及的問題不外乎下列幾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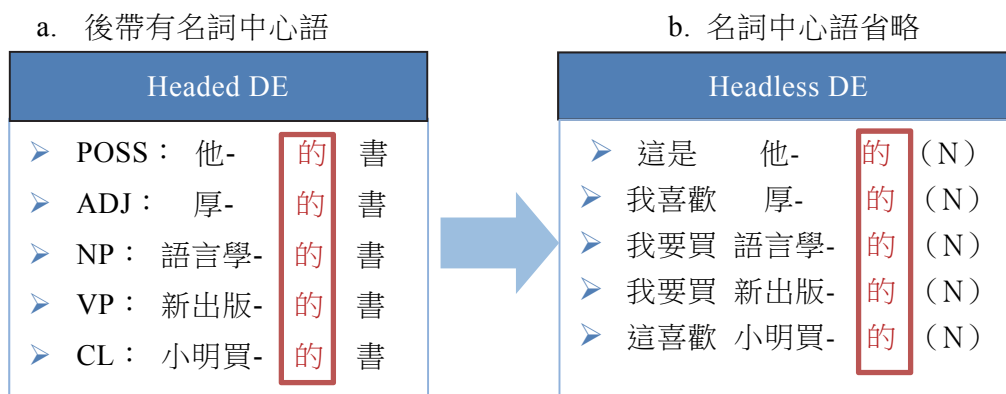
- 「的」的使用
- 「得」的使用
- 「很」的使用
- 「了／著／過」的使用

針對這些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法，就是找出形式與功能之間的搭配關係，功能詞在形式上的位置和使用功能是息息相關的。本文將以最常用的「的」字、「得」字、和「很」字為例，說明中文形意搭配的原則。一般認為這三個詞分別用來修飾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三者在中文語法中具有重要的標記意義。

3. 「的」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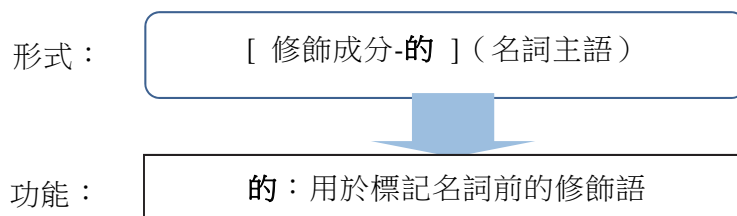
中文使用大量的「的」字，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Sinica Balanced Corpus) 中「的」字出現的頻率數一數二，究竟「的」字出現的形式為何？其語法功能又是什麼？如果我們檢視「的」字出現的各種情況，可以發現「的」字前可以出現各式各樣的修飾語，後面是被修飾的名詞(亦可省略)，在形式上「的」出現的位置是很固定的，如下圖所示：

(8) 「的」字的常見用法：



「的」字出現的位置和前後成份間有固定的關係。不論「的」字前出現的是所有者（POSS，他的／我的），形容詞（ADJ，厚的／薄的），或是名詞（NP，語言學的），動詞（VP，新出版的），甚至是一個完整的子句（CL，小明昨天買的），「的」字的位置與形式都保持不變，都出現在這些不同的修飾成份和所修飾的名詞中心語之間。甚至當名詞省略時，「的」字依然要出現。總括而言，「的」字前的前置成分，雖然詞類與形式可能不同，但和其後名詞之間都存有修飾的關係，都是用來縮限「的」後名詞的屬性。因此，我們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假設：「的」字的核心功能就是用來標記名詞前的限定修飾成分，當其後名詞中心語省略時，「的」字依舊清楚標示其前置成份為一修飾語。簡言之，「的」字的出現就是在表達一個清楚的語法關係：「的」前是一個限定修飾的成份，故此可將「的」視為修飾成分的語法標記，其形義搭配關係如下圖所示：

(9) 「的」字的形式和功能：



這樣的分析說明了「的」字固定的形式意義，將其一貫出現的位置與一貫的功能搭配起來，提出一個有原則、有道理的解釋。對於「的」作為名詞前修飾成份的標記，亦可在近期對「的」字的研究中找到支持的論證。

3.1 近年來對中文「的」之研究

Sun (2014) 談到了「的」的有無對名詞語意的影響，「我的爸爸」和「我爸爸」是不一樣的，多了「的」就多了一層限定性的修飾，如同英文用於限定的關係子句，表示將名詞的指涉範圍縮減為其中一類：

(10) 「我的爸爸」和「我爸爸」語意不同：

| 「我爸爸」 | 「我的爸爸」 |
|-------------|----------------|
| 如詞彙 | 如片語 |
| 複合名詞 | 帶修飾語的名詞 |
| 類似專有名詞（唯一性） | 類似一般名詞（同類中的一個） |
| 只有一個指涉對象 | 存在許多可能的指涉對象 |

Liu (2010) 中也提出中文受到英文冠詞的影響，原先作為分類詞的「一個」已逐漸出現不定冠詞的功用，且常和抽象名詞合用；但是「一個」最常出現在名詞帶有修飾語的情況，例如：一個 [創新的] 概念，或是 [創新的] 一個概念。這種新興用法也讓我們對「的」的使用多了一層了解：

- 當「一個」和「的」合用時，強化了其限定修飾的功能，將指涉範圍縮限為具有「的」所標示的修飾屬性，如：

這是一個 [創新的] 概念

這是 [創新的] 一個概念

- 「的」所標記的修飾屬性與「一個」所標記的新訊息彼此配搭，藉由屬性的限定，指涉名詞範疇中的某一類，而非已知或獨一的專有名詞：

這是一個 [人民的] 銀行 vs. *? 這是一個 [人民銀行]

3.2 「的」在語法上之功能

由以上討論可知，「的」在形式位置上有其固定特徵，凸顯出它在語法上固定的功用：「的」用於標記名詞前的修飾語，幫助限定名詞的屬性，因此可將「的」視為名詞前的修飾標記 (marker of pre-nominal modification)。「的」的出現使得後方的名詞可以被省略，因為「的」已清楚標示其前方的成分為修飾語，必然是用來限定後方的主語，因此後方即使沒有名詞，也可因「的」的出現而推知其後必然有一個被修飾的名詞，如此，後方名詞才可以省略，例如：我喜歡紅的 (N)，「紅的」必然是用來修飾某類名詞中心語。

如此看來，與其說「的」是標記名詞 (nominal marker)，不如說它其實是在標記修飾關係，只要有限定性的修飾語，就必須有「的」。以下總結「的」字的形意搭配原理，基於「的」出現的位置與前後成分間的關係，「的」的溝通功能在於標記名詞中心語前的修飾成分：

(11) 「的」字的形意搭配：

| FORM | FUNCTION |
|--|---|
| <p>[X-的] <small>modifier</small> (Head N)</p> <p>↓</p> <p>出現在修飾語後</p> | <p>中心語前的修飾語標記：</p> <p>提示前置成分為修飾語，名詞中心語在後</p> <p>Marker of Pre-Head Modification</p> |

3.3 事件性的「的」如何處理？

傳統研究中將「的」分析為好幾種類型，除了連結兩個名詞的隸屬用法外 (associative marker)，當「的」與事件性的修飾語合用時，常被視為「名物化」的標記 (nominalizer, cf. Chao 1968 ; Chappell and Thompson 1992 ; Hashimoto 1966 ; Li and Thompson 1989 ; Paris 1979, 1988 ; 朱德熙 1961 ; 石毓智 2000, etc.)，如下例：

(12) [種水果 的]農人 (Li and Thompson 1989:580)

上例中「的」被當作名物化標記，其所標記的事件實為關係子句，但是，關係子句並不等於名物化。為了合理化「的」作為名物化標記的限制，Li and Thompson (1989:577) 特別提出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名物化的動詞必須至少

有一個參與者角色未被標明，例如：[種水果的]很難過活，「種」的主詞，也就是種水果的人並未出現；第二，如果動詞的兩個參與者角色都未出現，則名物化的結果應充當受詞使用，例如：這不是[吃的]，是指吃的東西（吃的受詞）。然而，這種傳統的分析方式存在下述三個問題：

- 名物化分析與兩種附帶條件會造成「的」形式相同卻產生不同的分析結果：例如，「[種水果的]農人」是名物化，但是「[種水果的]時候」卻不是名物化。
- 當動詞的兩個論元都省略時，名物化的不一定是受詞：例如，[吃的](人)到這邊，[不吃的](人)到那邊！
- 在論元無缺的情況下，為什麼不能說「他來的」，但是可以說「他昨天來的」？

以下問與答兩句話中動詞的論元並沒有短少，但是都有「的」：

(13) 事件後的「的」：

問：他（是）什麼時候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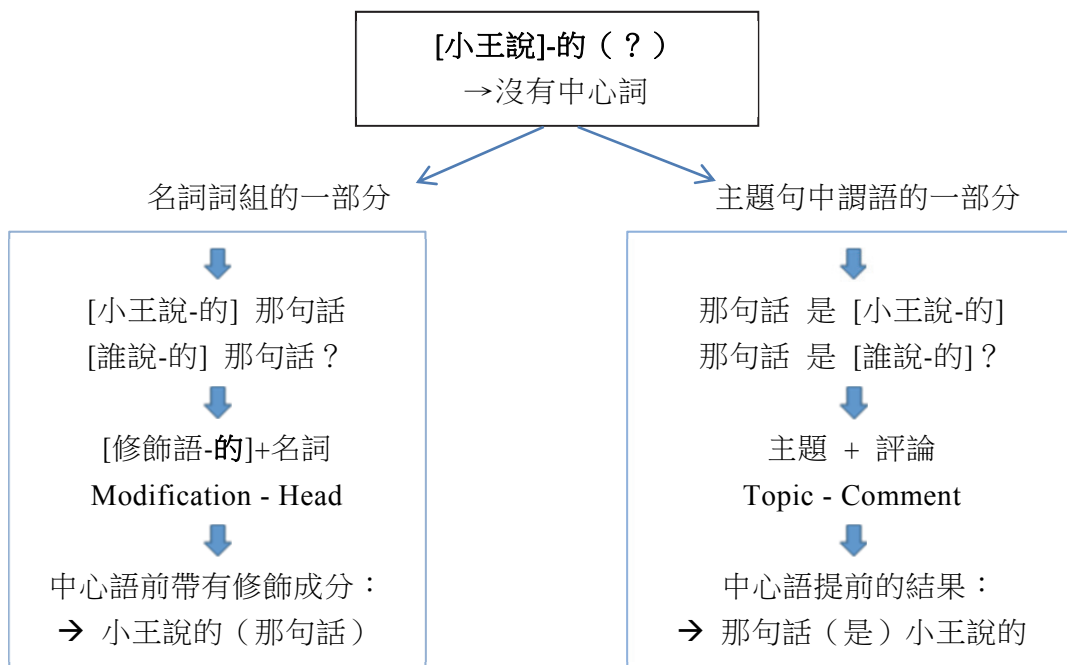
答：他（是）昨天來的！

上例中所用的「的」和標記名詞前修飾語的「的」，有無不同？傳統的研究都認為兩者很不一樣，甚至有教科書把 (13) 中的「的」當作過去式的標記。但本文從形意搭配的角度，找出兩種用法的共同點。

3.4 基於形意搭配的解釋

依照上面 (11) 中提出「的」字的形式與意義，我們知道「的」作為中心語前的限定修飾標記，後面的名詞可以省略。因此傳統認定的名物化用法，例如[小王說的]，其實可視為省略中心語、片段式的詞組 (**headless and truncated**)，它的出現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名詞詞組 (NP) 的一部分（例如：[小王說的]那句話）；或是作為主題提前句 (Topic-Comment) 中謂語的一部分（例如：那句話是[小王說的]）。在這兩種可能的結構中，「的」的標記功能是一致的，「[VP]-的」都是作為修飾語：

(14) 省略名詞中心語的兩種可能：



如此看來，「的」字的用法並沒有分為好幾種，它的語法功能始終如一，都是用來標記中心語前有修飾限定成分。因此「的」有時出現在名詞詞組中，有時出現在主題化（中心語提前）的句式當謂語。不論「的」出現在什麼樣的語法結構中，它的語法形式與功能都保持不變。

3.5 未解決的議題

以上分析可解釋大部分「的」的用法，但仍有以下四個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

(15) 待釐清的問題：

- 他說的 vs. *他來的 → 為何不同動詞和「的」搭配不同？
- *他來的 vs. 他昨天來的 → 為何加了「昨天」就可以？
- 他昨天來的 vs. 他昨天來了 → 「的」和「了」有何差異？
- 小明來了！他幾點來的？ vs. *他幾點來了？
→ 為何一定要加「的」？

以上問題的答案仍舊和「的」的語法功能相關。「的」作為限定性的修飾語標記，有一個很特殊的語意性質，意即「的」所標示的限定修飾語具有本質上的預設性 (presuppositional)，唯有預設為真或已知存在的概念命題才能用於限定修飾，例如：[紅色的]花，「紅色」是已知的概念屬性，才能用於修飾花。同理，這是[他昨天買的]花，關係子句[他昨天買的]作為限定修飾語，也必須是一個預設為真的命題：他昨天買了花。簡單地說，「的」的出現必然用於推測事實或已知的前提 (presupposition)，所以用於限定修飾的成分是具有預設性的 (highly presuppositional)。讓我們先對這個關鍵「預設性」概念做些說明與理解。

3.6 何謂預設性

根據 Givón (1993:177) 的說法：「關係子句所表達的是一個預設的命題，同樣的，WH 疑問句及強調句 (cleft-focus) 也傾向出現在已有預設命題的情況下」。以下中文例句都具有很清楚的預設命題：

(16) 具有預設前提的子句（中文例句為英文原例的翻譯）：

- a. 關係子句：[我昨天看見的]那個人是騙子。
預設命題 → 我昨天看見一個人
- b. WH 疑問句：[你在公園看見的]是誰？
預設命題 → 你在公園看見某人
- c. 強調句：[我在公園看見的]是喬伊。
預設命題 → 我在公園看見某人

此處的關係子句是一種限定修飾³，而翻譯成中文的關係子句也都是用「的」來標記，由此可知用於標記限定修飾語的「的」具有強烈的預設性 (presuppositional)，修飾語本身必須是預設成真的。因此，「的」在標記關係子句的同時也表達了預設命題 (presupposition)：

³ 此處所指的關係子句類似英文的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至於 non-restrictive clause，根據 Givón (1993) 的分析是屬於 afterthought，不是用來限定指涉範圍，但也是一種 referential grounding device。

(17) 「的」字的預設性：

- a. 關係子句：[他到達的]時間 → 預設：他到了
- b. WH 疑問句：他什麼時候[到的]？ → 預設：他到了
- c. 強調句：他是昨天[到的]。 → 預設：他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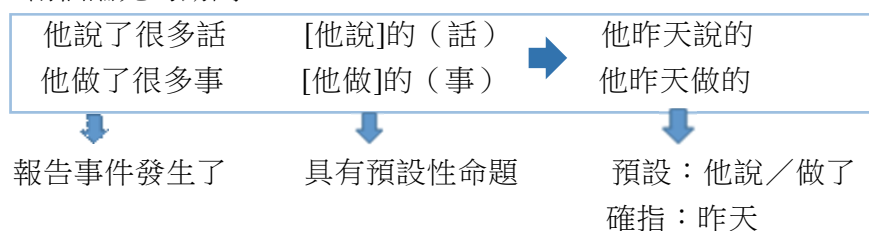
3.7 「的」字的預設命題

由於「的」具有預設性，「他說了」和「他說的」這兩句話是兩種很不同的句式，語用功能完全不同：「他說了」是報告事件發生了，具有確指性 (assertion)，而「他說的」是修飾語，具有預設性 (presupposition)。因此在對話中，明確知道「他來了」之後，才可能會問：「他幾點來的？」，因為已知「他來了」，所以可以進一步問「幾點？」，這就像英文的焦點強調句 (cleft focus)：When is it that he came? 回答時也就會說：他（是）昨天[來的] (= It is yesterday that he came.)。其中[來的]幫助標示已知的前提：他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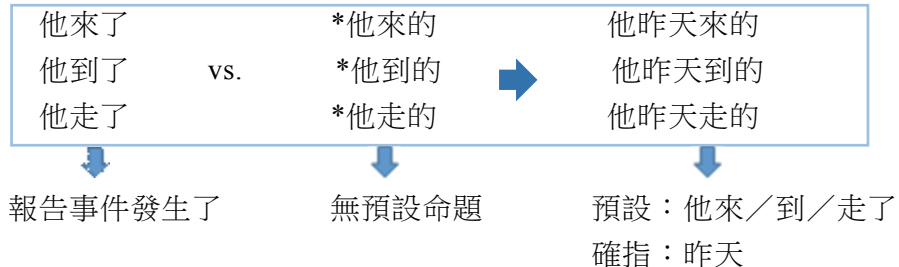
「的」字所標記的限定修飾語中可能帶有論元數不同的動詞，動詞所要求的必要論元可能是一個或兩個（也有三個），其語法語意的表現就不同。若是一元動詞，例如：他來了，必要論元只有一個，就不太可能出現「*他來的」這種用法，因為 [*他來的] (N) 後面必然有省略的中心語，但是「他來」的必要論元已齊備，沒有省略中心語的可能，除非是加上非必要論元，如：[他來的]時間，但是這樣的情況，就不能省略「時間」了。由此可知，事件性「的」若後有省略，大多是省略必要論元（主詞或受詞），例如：他說的（話），他買的（東西），或是買的（人），出錢的（人）。

(18) 「的」與不同動詞合用的情況：

a. 兩個論元的動詞



b. 一個論元的動詞



由以上分析可知，「他昨天到的」這句話中有「的」，是因為「的」標示了已知的預設命題「他到了」，然後才加上「昨天」這個新訊息。所以整句話其實是焦點強調句，必然有一個預設命題：他（是）昨天到的（*It is yesterday that he came.*）。這也是為什麼「是...的」在中文裡可作為焦點強調句的標記，類似英文 "*It is...that...*"。這個句式中，連結動詞「是」可以省略，但標示預設命題的「的」字不能省略，可見其溝通意義的重要性。

4. 「得」字的使用

4.1 「得」的形式與功能

由形意搭配的原則來看，與動詞合用的「得」字，也一樣出現在固定的位置，必然也有其固定的溝通功能：

(19) 「得」字的用法：

- a. 走得~~得~~很慢
- b. 考~~得~~過
- c. 累~~得~~走不動
- d. 走路走~~得~~很慢



動詞 + 得 + 補語

由以上例子可歸納出「得」出現的位置必然在動詞後：動詞-得+補語，其功能就是在標記動詞後的補語。「得」的出現預告動詞後面還有補充說明的成分，所以「得」的語法角色就是作為一個動詞後補語的標記符號（*a post-verbal complement marker*）。作為動詞後補語標記，「得」字必須連在動詞後出現，不能和動詞分開，這樣才能與其「動詞後」補語標記的功能搭配。這樣的認定，有助對於「得」字相關現象的解釋。在上例中，如果動詞後面出現賓語（如：走路、吃飯），就得重複動詞然後加上「得」字補語，例如「走

路走得慢／吃飯吃得很快」，動詞必須重複使用，也就是讓學習者很頭痛的 verb copying 現象，究竟該如何解釋？重複動詞有什麼道理呢？

了解「得」字的形式與功能就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得」的語法功能既為「動詞後」的補語標記，形式上就只能緊連於動詞「V-得」，保持出現在動詞後的特性。因此當動詞後加上另一個受詞時，「得」就和動詞分開了 (V-N-de)，為了保持其形意搭配的特性，必須重複動詞 (V N V-de)，才能符合「V-得」的標記功能，也才能清楚認定其後的補語是在修飾動詞 (V-得+補語)，而非名詞。這樣的形式順序要求，其實是為了明確標記各成份間的語意關係與功能。為了強化「V-得」的形意搭配原則，必須重複動詞，才能確保「得」字出現在動詞後，才能使語意清楚、角色明確：

(20) V 得+補語

- a. *吃飯得很快 → V N-得 + 補語 (修飾動詞還是名詞賓語?)
- b. 吃飯吃得很快 → V N V-得 + 補語 (修飾動詞)

4.2 「的」和「得」的分工

根據上述的討論分析，中文「的」和「得」都展現固定的形意搭配原則：「的」作為名詞中心語前的修飾標記 (pre-head modification): [修飾語-的](中心語)，進而在中心語省略或提前時，依舊標記其限定修飾關係，並且延伸出具有預設性的事件限定關聯用法；而「得」則作為動詞後補語的標記 (post-verbal complement): [動詞-得-補語](post-verbal complement)，如同動詞的詞綴，只能出現在動詞後面。兩者間具有形意搭配上清楚的區隔，下表將二者的形式與功能做一個對照比較，凸顯二者的分工：

(21) 「的」和「得」的分工

| | 形式 | 功能 |
|---|-------------|--------------------------------------|
| 的 | 修飾語-的 (中心語) | 中心語前的修飾標記 (Pre-Head Modification) |
| 得 | 動詞-得-補語 | 動詞後的補語標記 (Post-Verbal Complement) |

5. 「很」的使用

對於「很」，傳統的分析將其視為修飾形容詞的「程度副詞」，後面都常帶有形容詞，例如：他很高／她很瘦。但是英文為母語的學生常常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英文 “He is tall.”，換成中文就要說「他很高」？英文並沒有程度副詞，中文卻要加上「很」。如果中文形容詞謂語一定要加「很」，那為何比較級 “He is taller.” 又沒有「很」，只能說「他比我高」，不能說「*他比我很高」。這樣的問題，傳統的分析方式都無法解釋。

Liu and Chang (2012) 對「很」的用法提出一個新的看法。他們的研究發現「很」的使用是非常多樣的，在語料中「很」能夠和各式各樣的詞類合用：

(22) 「很」的多樣用法：

- | | |
|---------------|--------|
| a. 他 很 高／帥／用功 | → 形容詞 |
| b. 他 很 不講理 | → 狀態動詞 |
| c. 他 很 殺 | → 動作動詞 |
| d. 他 很 馬英九 | → 專有名詞 |
| e. 他 很 草莓 | → 一般名詞 |
| f. 他 很 那個 | → 限定詞 |
| g. 他 很 什麼 | → 疑問詞 |

由以上語料可看出，「很」的後面可以加上各種不同的語詞，並非只能和形容詞合用，在形式上「很」的後面一定要有一個變數 X，一旦這個 X 出現在「很」的後面，X 在語意上就成為評價性的成份。因此，「很+X」成為一種固定表達評價性述語的標記。「很」的形式與意義間有固定的搭配關係：

(23) 「很」的形意搭配：

形式：很 + X（形容詞為主，但可包含各種詞類）

功能：「很」為程度性評價標記，標示其後的成分為程度屬性

根據 Liu and Chang (2012) 我們可以把「很」當作一個表達評價性述語的必要標記，也就是說只要有「很」，這個句子就是表達評價或比較，因此「很」

成為語法上不可或缺的形式推手 (a formal trigger for evaluative predication)，功能上才能搭配評價性的語意。這也就是說，中文裡如果要表達程度性評價或比較，一定要有一個形式上非常清楚的標記 (an evaluative marker)。除了「很」以外，其他的程度副詞（非常、極為、十分、超）以及表示比較的「比 X」也都可作為評價述語的必要標記，而「很」是其中最常用、最基本的 (the default trigger)。

由此可知，比較句裡的「比 X」其標記功能和「很」或其他程度副詞的功能是一樣的，都是標記比較性的評價，因此有了「比 X」就不需要再多加「很」了：

(24) 中文的比較性的評價述語：

| | | | | | | |
|----|---|---|----|----|---|-------|
| 他 | <table border="1"><tr><td>很</td></tr><tr><td>非常</td></tr><tr><td>比我</td></tr></table> | 很 | 非常 | 比我 | + | X-評價詞 |
| 很 | | | | | | |
| 非常 | | | | | | |
| 比我 | | | | | | |

中文的評價性調語需要一個表達評價程度的標記，因此「很」「非常」「比我」都可視為一個表達評價性的標記符號，並非只是修飾形容詞、可有可無的程度副詞。「比我」與「很」的功能是相同的，都可作為評價性調語的標記，這也就是為何有了「比我」就不須再用「很」，因為「比我」已經擔任了評價性標記。

此外，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只說「他高」是不合語法的，因為所要表達的是程度比較，卻沒有加上任何評價性的標記 (an evaluative trigger)。「他高」唯一可能出現情況，一定是用在比較評價的語境前提下：誰高？他高！

藉由對「很」的分析，我們發現中文似乎有幾類不同的述語類型 (types of predication)，形式上都有明顯的標記要求：

(25) 中文不同的述語類型：

事件性述語 (Eventive predication)：V-了／著／過

評價性述語 (Evaluative predication)：很／非常+X

確指性述語 (Assertive focus)：是……的

6. 結論

華語學習者常有許多問題，究竟誰來解惑？如何解惑？從以上對中文功能詞「的」「得」及「很」的探討與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中文裡很多難以解釋的文法規則其實是有道理可循的！中文文法並不是任意隨機的；反之，是有明確的形意搭配的原則。形式與意義之間的搭配往往是固定的、連貫的、可清楚定義的。每個功能詞的形式與意義彼此搭配，執行語法上的明確固定的功能。功能詞之間彼此分工互補，語法上的呈現的各種現象都可以用形意搭配的原則來加以解釋說明。同時這也是學習中文功能詞的不二法門，唯有明白形意間基本的搭配原理，才能從理解到活用，把中文學通。由功能學派出發的語言學研究正可以為華語學習者提供「解惑」的途徑：我們可以釐清形意之間搭配的道理，並且找出有效的分析方式來幫助、提升華語教學。中文的確是有道理的，一起找出中文語法的道理吧 (Let's make sense of Chinese)！

引用文獻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ppell, Hilary, and Sandra A. Thompspon. 1992.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associative *de* in Mandarin discours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21:199-229.
- Givón, T. 1993. *English Grammar: A Function-based Introduc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Goldberg, Adel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shimoto, Anne. 1966. *Embedding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Huang, C. 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531-574.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Subject and Topic*, ed. by Charles L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9.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u, Mei-chun. 2010. Emergence of the indefinite article: discourse evidence fo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IGE in spoken Mandarin. *Formal Evidence in Grammaticalization Research*, eds. by An Van Linden, Jean-Christophe Verstraete, and Kristin David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Liu, Mei-chun, and Chun Edison Chang. 2012. The degree-evaluative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constructionalization. *Newes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ed. by Janet Xing, 115-148.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iu, Mei-chun, Yuwen Chen, Hsiaoyung Ni, and Weichin Chang. 2012. A study of semantic-to-morphological sequencing of Mandarin motion verb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20). Hong Ko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Liu, Mei-chun, Chia-yin Hu, Hsin-shan Tsai, and Shu-ping Chou. To appear. The proto-motion event schema: integrating lexical semantics and morphological sequencing. Accepted b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ay 2014.
- Paris, Marie-Claude. 1979. *Nominaliz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Morpheme “de” and the “shi”...“de” Constructions*. Paris: Université Paris VII, département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 Paris, Marie-Claude. 1988. Durational complements and verb copying in Chines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8:423-439.
- Sun, Chaofen. 2012. Chinese grammar,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nominal marker *de*. Invited speech given in The 24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June 8-10, 2012.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 Sun, Chaofen. 2014. The pragmatics of the Chinese nominal marker *de*. *Current Trends in Chinese Discourse: special issu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5.1, eds. by Wei Wang, and Linda Tsung, 7-24.
- Tai, James H-Y.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Iconicity in*

- Syntax*, ed. by John Haiman, 49-72.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Tai, James H-Y. 2003.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301-316.
- Tsao, Feng-fu. 1979.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 Discourse Analysis*.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Tsao, Feng-fu. 1989. Comparison in Chinese: a topic-comment approach.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151-189.
- 石毓智。2000。〈論「的」的語法功能的同一性〉，《世界漢語教學》，第1期，16-27。[Shi, Yuzhi. 2000. On the conformity of the functions of *d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16-27.]
- 朱德熙。1961。〈說「的」〉，《中國語文》，1961年12月號，1-15。[Zhu, Dexi. 1961. On *de*.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61.12:1-15.]
- 劉美君。2012。《英文文法有道理：Making Sense of English》。臺北：聯經出版社。[Liu, Mei-chun. 2012. *Making Sense of English*.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審查：2015.6.1 修改：2015.7.12 接受：2015.8.9]

劉美君

Mei-chun LIU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學暨翻譯學系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How to Make Sense of Chinese? – Start with Chinese Function Words

Mei-chun LIU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Grammar is meant for communication and grammar has to make sense! The Chinese grammar is featured by its form-function mapping principles that are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Chines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orm-meaning mapping relations behind three commonly used function words, the pre-nominal DE (的), the post-verbal DE (得), and the default degree marker HEN (很). The three function words are re-defined by associating their relatively-fixed formal properties with their prototypical functions. The pre-nominal DE is used as a marker of pre-Head modification or specification, which is presuppositional in nature; the post-verbal DE marks a post-verbal complement by affixing to the verb; the degree marker HEN is a signal or trigger of evaluative predication. The proposed analyses are able to account for the various uses of the three markers and find answers to previously puzzling ques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a function-based approach to Chinese grammar may help delimit the core grammatical roles of the three markers and explain their diverse uses and constraints in a well-motivated manner.

Keywords: Functional Syntax, Chinese grammar, Chinese function words, form-meaning association, pre-nominal DE, post-verbal DE, degree marker HEN